

## 苏式汤面

老苏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面开始的。

多年前,读陆文夫的名篇《美食家》,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:朱自冶起得很早,睡懒觉倒是与他无缘,因为他的肠胃到时便会蠕动,准确得和闹钟差不多。眼睛一睁,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一个念头:“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!”

什么样的面,能让号称美食家的朱自冶有如此执念?这就不得不细述一下苏式汤面了。

苏式汤面由来已久,清康熙朝已见文字记载。苏州人吃汤面有红汤、白汤之分。鱼米之乡的苏州人嘴巴向来挑剔,他们习惯以汤底的优劣来评价一家面馆。苏式面馆吊汤以猪骨、鸡骨、鳝骨等原料加调味料长时间熬制,核心环节是加入“助汁”,所谓助汁,即是制作焖肉后滗出的汤汁再加料进一步熬制。吊清后的面汤有汤清,味鲜,爽口之特点。此次夏末秋初重来姑苏,朋友替我选择了北寺塔附近一家叫“姑苏桥”的面馆解决午餐,言此店是风头正劲的网红面馆。

下了火车,抵达面馆时已是午后两点钟,古色古香,有浓郁苏式风情的姑苏桥面馆,食客竟然排起了长龙。冒着三十五六度的高温,四十分钟的焦急等待后,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苏式汤面。

在苏州吃面讲究颇多,外地客初来乍到,难免一头雾水。吃面有“三烫”之说,即面烫、碗烫、浇头烫。宽汤,指面汤多些;紧汤,指面汤少些;重青,多放些香葱蒜叶;免青,不放葱蒜;浇头,指面上的荤素食物;过桥,指浇头单置一碟,不放面碗里;双浇,两种浇头;光面,不要浇头,也称阳春面,等等。面馆柜台上的水牌,琳琅满目挂满一面墙,朋友点了经典的枫镇大面。

枫镇大面属白汤面,起源于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”的枫镇,其与同为白汤的卤鸭面一样,最宜夏令食之。二十分钟后,飘散着复合卤香味的汤面端到眼前,青瓷大碗的面汤中飘着香葱蒜花,面条一丝不乱地码成了“鲫鱼背”形,大片白卤肉浇头置于面上,比较特别的是,面汤中加入了少许醪糟,这的確是很苏州的做派。啜一口白汤,层次丰富,有汤底的厚实鲜美;又有醪糟的爽口解腻;再咬一口卤肉,酱香,腴美,解馋,酥烂而有形,妥妥的一碗好面,在挑剔的老苏州人眼里,枫镇大面能跻身苏州十碗面之一,绝非浪得虚名。朋友又端来清炒(太湖)虾仁、苏式爆鳝和匠心猪肝三碟浇头,过桥,出品精良,口味亦为我所钟爱。匠心猪肝首度品尝,入口微甜,鲜美、筋道,无一丝腥臊之气,一时间竟未品出是什么食材,“姑苏桥”的厨师的确用了匠心。小店食物出品之精,名不虚传。故能在苏州名面馆老字号面馆林立的饮食界,一炮而红,火爆出圈,自有它的道理。

## 生活风景

## 我们拥有共同的蓝色骨骼

王开生



插图 阿占

夏令时节,常常食欲不振,在苏州东山雕花楼,尝试了一份传统葱油拌面,留下了舌尖上的苏式记忆。

苏州的中国烹饪大师黄明告诉我,葱油拌面是苏州人夏季日常的家常小食,制作并不复杂。将面条煮熟后,拔凉,入大碗;小葱切段入油锅,逼出香气,将葱油滤出后,加入生抽、老抽、白糖调匀的料汁,烧开,倒入面碗中拌匀即成。面中可添些炸好的香葱,亦可添炸过的海米,苏州人称“开洋”,即是开洋拌面。高配的,还可添炒虾仁、炒鳝丝等,是无敌的夏令美食。雕花楼的葱油拌面看似素面朝天,不施脂粉,入口面中的海米之鲜,葱油之香迅速征服味蕾,全然不顾晚上少食面食之自律,顷刻之间,食盘见底。

苏式汤面和苏帮菜一样,之所以成为经典,正如陆文夫所言,“人们评说,苏州菜有三大特点:精细,新鲜,品种随着节令的变化而改变。这三大特点是由苏州的天、地、人决定的。苏州人的性格温和,办事精细,所以他的菜也就精致,清淡中偏甜,没有强烈的刺激。”

苏式汤面讲究只可人等面,不可面等人;面的汤,要天天用新鲜食材精吊;面的浇头,须当天烧制,当天卖完,宁缺货,勿留余;2018年,苏式汤面的十碗名面正式诞生,分别是:胥城奥灶面、澹雅母油鸭汤面、重元寺福寿面、环秀晓筑苏式笋油面、琼琳阁醇香肉排面、陆振兴焖肉面、虞山蕈油面、朱鸿兴冻鸡面、同得兴枫镇大肉面、陆长兴爆鱼面等。

苏式汤面浇头之多,天下第一,总有一款迎合你的口,慰藉你的胃。来姑苏城,走过路过不可错过。

## 诗坛新作

## 白露十四行

崔均鸣

挥别这个热气腾腾的夏天  
那位总是把笑意写在脸上的北方女孩

也风一样地远去了,消失了  
大段大段温暖的细节渐渐枯萎  
梦如落叶  
在泛黄的记忆里  
许多故事的脉络清晰着,也模糊着  
在这个黄连都能咽下去的年纪  
别问我日子苦涩不苦涩  
看起来好像一路坎坷  
其实早已经适应了轮替的季节  
沿着目光的指向仰望星空  
一滴清泪悄然滴落  
世间的凉薄装饰了秋日的诗词  
摇曳的小草是惟一读者

## 小圃(外一首)

悦桐

荒草掩埋脚印  
许多个黄昏,落日挂在树梢  
蔬菜、水果  
这片孕育生命的土地废弃已久

房子在变老、树在变老  
人被时间一一退后  
篱笆破损、锄头生锈  
小园的繁华停留在许多个夏季

那时母亲没有白发  
她的年纪像青葱一样绿浓

## 蝶落

一只蝴蝶死了,留在红砖上  
身躯和纸一样洁白  
风吹大地,无法助力它盘旋  
那曾在烈日、花香,雨里煽动的  
明亮

陨落于昨夜,光阴初露的薄凉

季节的更迭、反复轮回  
秋天来了,谁也无法阻挡

蝴蝶,一生不足一年  
当生存期限到了  
花园、草地,人间的太阳  
会被死亡尽数吞没  
昨日之存在,余留一双翅膀

